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安集卷四至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彭齡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王𢖍

文安集卷四

元 揭傒斯 撰

所藏遠山圖

蒼蒼兮遠山飛瀑兮潺潺思王孫兮未還蒼蒼兮遠巘飛瀑兮偃蹇思王孫兮未返白石之上青松之間上有飛雲下有流泉悵王孫兮留連留連留連兮何極望青山兮使予太息太息兮予獨思王孫兮如玉

題陳氏松巢圖

雲英英兮承宇松亭亭兮在户問此何所兮廬山之陰大江之滸雲可衣兮松可巢君何為兮不來予何為兮延竚山則有薇水則有魚君歸來兮予與女同居

桂林歌贈明秀才

遠望兮桂林鬱蒼蒼兮窈深去無言兮來無期羌君子兮勞我思皎皎兮明月桂偃蹇兮不可掇曠蕩蕩兮商風發君思我兮遠百越

蕭生歸潁奉寄三首

昔賢懷出處到處非一端冥冥鹿門子悠悠東陵園千載有其人常在羇旅間跂予欲從之路危不可干晨興命徒旅驅車出重門出門何所適北睇嵩洛原浮雲數千里悵然迴我轅東風起空郊草色一何鮮百鳥縱橫遊孤鵠摩高天援筆不可寫短意誰能傳

岧岧楚王臺泯泯湘水碧湘水深復深遠送千里客容本金閨人觀風戾南國漠然忽遐舉抗志箕潁跡榮華

衆所趨知者審損益欹崟狐兎穴泱漭風雨色常恐衣上塵汙我林下石重華仰海宇夔禼易為力去去君勿遲憧憧孰云識

我本耕牧豎結廬章江涘微生屬休明世尚猶典禮驚飈卷飛轍寒落從此始三年江漢春萬事隨逝水既昧理生術復慚遊方旨豈無青山歸亦有桑與梓何為苦留滯眷眷存君子君子諒不然東皐畢耘耔

黄鵠山聽雨得清字

玄扃息深構虛館含餘清瀟洒松上來瑟縮花間鳴遥
兼夜析警暗與寒更并懷新感仳别撫物愧生成土思
浩方殷春聲耿逾明幸及朋知好達此旦暮情北首非
窮轅南山夢歸耕何言託毫素聊用叙平生

贈别李時敘得南樓月

娟娟臨古戍晃晃辭烟樹寒通雲夢深白映蒼梧暮胡
牀看愈近楚酒愁難駐鴈背欲成霜林梢初泫露故人
明夜泊相望定何處且照東湖歸行送歸舟去

送江尚志得官後攜新妾歸省

淹薄徂年歲離别忽在兹寒城落木後虛館殘鐙時家在雙井上心隨孤鴻飛落日布帆遠青山尊酒移蒼茫倚閭情愴恍零雨詩託身名教中固應慎其儀志尚既不殊情鍾自成悲昔見已云晚再會良無期濯足彭蠡瀦省侍高堂歸鶴髮喜垂涕兒童問牵衣野老借檄看隣女隔墻窺田園各成熟松竹蔭菊籬淳俗一在眼雞黍相提攜翻知在家樂不恨為官遲放浪乘化遷何用

世俗知

遊禪林寺喜得昌上人

靈臯懐獨往危軒泊閒寂偶與塵事違况值禪林客深

苔剎修玉輕霏澹凝碧㑹見飛鳥還静聞寒溜滴空明

會真賞漂流見良覿常恐心跡乖無由展平昔

奉陪憲使程公遊麻源第三谷宴藏書山房白雲

樓時三月三日

明公當暇豫勝日懐登臨蹀躞驄馬行窈窕幽人心縣

厓響晴雨犇流濯春陰雲門轉絶壑盡橋貫長林掃石慨往運聞鐘知古音者松有百圍突嶂踰萬尋小憩釣魚臺聿瞻華子岑捫蘿入縹緲側逕凌蕭森迢迢百尺樓下有孤猿吟初筵俯曾巔微風散危襟語笑信忘我觥籌浩難任豈不念永留惆然歸思深

送雷山人遊山

高人雨中至邀我遊山作自非冥寂子肯耐紛華落方春迺發軔殘雪猶映薄隨雲度神皋披烟望靈嶽睎沐

朝陽谷照影清水壑淹留皆隱淪往還必恬漠惟應樵
與牧時逢得奇藥歸來雖未期鬢髮終如昨

送孫志言遠遊

志士遊四海豈拘名利牽孫子三十餘懷策靡遑安仰
視流光馳千歲俄頃間青青鏡中髮閑閤守丘園昔者
限南北放浪徒空言曠然六合中何為惜飛翻晨裝既
云具良友咸在門依依别老親悃悃語弟昆出門即萬
里回首惟浮雲豈無骨肉念身負天地恩白日出東峯

綠樹徧平原歡會良未期佇情何由宣出處各努力還

歸觀所欽

贈髹者黄生

髹飾肇有虞太樸已雕刓紛紛百代下巧𥦗何多端黄

金間毫髪文螺錯斕斒竹樹冠臺殿祥雲隨鳳鸞五采

被牀几豈獨匜與盤坐使圭璧暗所好移所觀黄氏擅

良工出入三十年馳譽必名流迎致皆上官美賈一朝

起羣工那敢班藝絶誠足貴古道何由還

送管録事赴東平走筆作

十月燕地凍原野何蕭條征車臨長途行子去中朝濟濟同舍生載酒集河橋子當撫檠發行役在晨朝脫葉辭高林散漫復風飈離鴻別枉渚嘹唳空層霄一觴不盡傾何處相招邀東魯非遠邦録事非冗僚矧宅夫子地餘風諒非遥眷言懋殊績夙夕佇嘉招

廬山郭教授數相覓不見忽聞歸省卻赴官雲南奉寄五言一首為别以答顧交之意

蕪謬忝詞館晨出歸恒夕親交猶自疎況乃未嘗覿誤蒙君子賞驅車數相覔暮見門間題中夜猶怵惕反愧應門子時奉氷玉色云何心所懽萬里西南役終乖携手好同是思親客過家君已先淹泊誰復識東風動楊柳河水流不息何以展所懐中心著金石

和酬馬伯庸供奉史館間題見示二首

陰沈閟華館窈窕宜芳樹秋日透清輝晨飈翼輕霧飛文盡威鳳擢質皆振鷺平生寡儔匹及此同散聚云胡

咸羇遊對酒恒不御羡君躡高第早聽傳臚句時從鴛鴻侶縱轡騂騮路紬史吾豈堪讀書君不誤
飛葉滿京華青松臨廣莚連翩集軒蓋卓犖皆時賢青松豈不高衆草自芊芊感此理文翰恒恐迷所先蒐獮殘缺間終歲不成編矯情或傷直含辭非取妍宣尼萬世標斯道庶昭宣元功既森列羣策咸牽聯終焉懼非才申旦長惕然

重送曽應奉及周鄒諸君子

晨興戒徒旅行子即長路天衢風雨過升陽在高樹發輛東南門解櫂紛徃緒迴瞻彤庭闕彷彿玉堂署遺榮誠所難勇退無枉步聯翩數君子意氣更相慕文采掩春華清言敵朝露超遥去留迹曽何恪情素懿此昌明時各有丘園趣

熊英德哀辭

靈飈戒先路疊鼓中夜發旌旐揚廣衢輀車出城闉素綏紛前逝疏麻森後列罔罔迷據依營營會精魄流雲

冥飛蓋平野一何澗慟哭積水濱哀歌青林樾翔鳥為迴薄我馬如顧秣農夫釋耒嘆行子憑蹊惻共隱善人喪矧承君子列平居異山隴睽别兼歲月規戒睎暮齡歡燕中道歇時哲衆所屬六十非短折撫物自傷摧瞻望猶慌惚南轅懌歸斾北首悽徃裞千春驥岑趾流謌餘篇帙宿草日已深聲容閟幽泬

雜詩

東風吹百草沿路一時生繁桃與夭杏徧野復盈城東

隣宰肥牛西里按新聲孰不乘時節為樂快心情平明出南郭登高望帝京大哉山河固喟然獨撫膺

社日玄鳥至入我高堂飛舊泥幸未拆新泥復相依豈徒安爾身復欲長其兒言語嬌且閑上下遞差池勿因秋風起相逐忽還歸

嚶鳴出深谷草木皆華滋昨日悲嚴霜爛漫揚光輝雞鳴車馬動日暮交横馳賤士錦鞍韉貧女金裳衣各願得所欲及此艷陽時

青青孤生松高出浮雲中下無嘉樹林上有萬里風俯視原上草秀色何豐茸自顧豈不高獨立難為容常恐本根蠹委此蒿與蓬

城南有名園車馬何喧喧綠池夾高柳百草朝且鮮平明集高臺日暮不能還美酒百壺少豐厨豈論錢麗服羅四座急管應繁絃燕歌儼成行趙舞交蹁躚但得主人顧陋質自成妍還過舊遊處池館謾依然

寓興五首壽吳大宗師

古稱神仙人乃自秦漢間由來英雄士重已輕人寰子房遇黄石取履非所艱一朝從赤松高風安可攀我生後千載獨立當玄闕

昔有安期生本是漢奇士高視羣雄間竊鄙蒯徹計學道滄海上却粒咀元氣一食如瓜棗金石焉足貴超凌八極外洞達無始際時從王子喬吹笙下遊戲咄爾燕齊人宿留安可致

方朔起平原高志凌紫氛上書三千牘長揖萬乘君淪

跡寄中朝高爵固非羣縰綣縁世主諧笑匡國均三食王母桃不受王母嗔高風軼萬代誰歟繼清塵

伯陽閔衰周西度函谷關誰令守關者再拜希一言斂容為之陳文字至五千聊因令尹啟本欲使之傳煌煌百代下繼者良獨難

赤松隱崑崙廣成在空同德為王母歸道與軒轅通既枉赤水駕時欵玄圃宫先天本非始後天亦無終自非玄德人誰能躡竒蹤

雨中作

孟夏涼風來吹我羅裳衣此服豈不稱炎暑方及期婉婉庭中花煌煌有光輝自信好顏色何能與時違冥心委元化勿為後世嗤

送劉旌德

大火流坤維西風集庭柯積流不歸壑浮雲鬱嵳峩山東擁盜賊湘右疲征科嶺外兵不解湘南及干戈郡縣無良材平人嬰禍羅宓氏彈鳴琴言游亦弦歌劉子宰

旌德為治當如何

題淵明撫松圖

抱拙辭下邑曠然獲所安孤松臨廣園聊且共盤桓清晨散遊策日入自當還霜露不相貸時物倏殊觀茲植焉所貴昔為聖者嘆

題趙子昂寒翠圖

石潤欲生雲山寒疑有雨高林葉盡脫低篁綠堪數因知静者要更覺王孫苦小草枯樹根茸茸欲華予

初至京師和答友人病中見示

志士輕離別貧賤事多違秋風車馬中故人髙卧時遠客江南至塵土滿素衣既申離合情中多勞苦辭歡笑未幾何感嘆已乘之欲及田里事復恐疾疢滋亹亹流景遷榆柳各變衰偃息寄一室朝夕終在兹委運復何言人生信可疑我獨何為者日出暮來歸

重餞何太虚

鷄鳴曉色動行人出南郭裴徊望車馬飛雪何漠漠巨

野四面平中路凄以索黄狐趍客過驚鴟向人落結軫赴悲笳凝酸屬哀角時逢古人跡因究平生學迴首睇關山低心望蓬霍離合兩不期思懐獨難託

贈洪參軍兄弟

洪氏起遼海流章耀八紘孝友根世學忠貞自天成入為帝羽儀出秉國鈞衡洋洋高門居濟濟羅公卿籍甚澄與瀾玉質金為聲析理貫秋豪摛藻艷春晴朝趨承明内暮進賢友生衣錦務尚絅穆然含粹精靈鳳非求

知出為世所驚奇璞隠崐岫采充清廟英堯湯攬羣才
聖道日光明豈惟殷膚敏祼將在周京蒼天雖云高乃
心此黎氓君臣兩不易相期底隆平君德貴并包臣道
戒驕盈立賢必無方拔茅思彚征朂哉敬厥終兩賢信
國楨

送馮尊師還岳陽

馮公住天岳夙抱丹霞賞結構何威巍連延瞰高爽飛
縈帶邅甸周覽春泱漭日落長沙明風迴洞庭響事因

多病簡道與流年長郡邑費招邀賢豪畢知奬翳然庭中樹宴坐寂餘想流雲時縱横幽弄自來往還因採靈藥相覯稽神壤悵望忽言歸川塗日脩廣

題山水卷

梢梢雲木動藹藹烟峯亂遠浦引歸橈雙厓臨絶岸方思隱淪客欲結漁樵伴水濶山更遥幽期空汗漫

題清江黄氏池亭亭名玉壺氷

新亭環碧池池水何漾深偶携塵外侶䕶言此窺臨惴

惴若有畏憑憑如弗任既抱執盈念仍懷履薄心白日麗清暉微風在遠林洞達忽無際澂明諧素襟還君玉如意理我雲門琴

三月晦日送春得詩字

變化無終極形氣遞推移昨日名園中徂春忽在茲嗟嗟華林彩繁陰綠成帷徒結遊女懷秖增志士悲況此客行子風水積川坻撫壯思始榮臨芳念將衰安知盛長後不有堅凝時俯瞰江水流仰與東風期各言早還

歸毋勞東山詩

題陳掾菊逕

達士隨所適跡異心恒素時從府中歸問菊松下路初欣碧蕤長復愛繁英布灌以古井泉申之九秋露有酒共斟酌無人還獨步結意常恐非留懽輙忘暮高天遥澄穆平川澹容與落日明歸禽踈籬繞蒼樹懐芳諒為美居榮豈云暮矯首今何時孤雲為誰去

題蘆鴈四首

江湖處處非況汝一身微如何却欲下只合更高飛
自不作雙飛沙頭叫向誰碧天無限好何處不堪隨
朝飛自作行夜宿更成雙誰能如此鳥和月占秋江
寒就江南暖飢就江南飽莫道江南惡須道江南好

題李陵送蘇武圖

一與故人別死生寧復親休言典屬國猶得畫麒麟今
朝送漢節迢遞入秦關惟有沙場夢相隨匹馬還慘澹
河梁路參差塞上山誰言是死別日夜望生還

題風烟雪月四梅圖

逍遥芳樹下解后寒花發立盡晚來風明朝恐成雪

高花開幾點澹靄拂成衣遥瞻應不見相對尚依稀

年年霜雪裏得見此花開此花元不莞一任雪霜催

玉樹臨風好更於明月宜空山冷相照未必有人知

題牧羊圖

求牧既已得敗羣還復去白晝捫蝨眠清風滿高樹

題草蟲圖二首

傾陽朝莫同忘憂歲年改蜂蝶那得知側翅方采采

有竹不必多有荳當自熟坐看蜻蜓輩日晏紛相逐

再題二首

種藥都防憂滋蘭總為春青蛙與蟖蜴何用亦紛紛

直節直彌堅弱蔓弱空纏㣲霜一夕降蚱蜢亦悽然

題石頭和尚草庵圖

青天不可量好風亦無價試覓庵中人蕭然古松下

題何尊師畫牛圖圖惟一牛並無坡岸草樹人物

之屬

莫是度關者寧非喘月時茫然天地内誰問復誰知

題柯博士為方叔高所畫墨竹

蒼蒼四君子意氣侵雲端六月不敢近蕭蕭風露寒

丘氏南陵月磯亭

明月滿灣碕先生獨釣時漁人渾未識惟恐白鷗知

題四梅圖 一兼松竹 一兼雪月 一兼水仙山礬 一兼蘭與芝草

小徑蒼松側疏籬翠竹間相逢如有約久立不知還

亂藥遠難分寒香近却聞何人心與迹於此可同羣

誰將配水仙更欲比山礬試問花知否臨風笑不言

芝草黄金色蘭心紫玉莚忽從花下見可恨不同時

送阿英童歸揚氏

弱女年十三兩年失母慈看拜阿婆去憶着初生時

野鴨詞

野鴨雙雙沒輕鷗兩兩浮人生亦如此那有别離憂

題雪竹初霽圖

已奮尚離披連朝被壓敧虛心與直節唯有太陽知

題蒲萄

翠實肥初熟瓔漿迸欲流向來為酒者一斗博凉州

文安集卷四

文安集卷五

元　揭傒斯　撰

飲酒篇悼亡後作

昨日飲酒酒苦薄今日飲酒必不樂未知明日還如何枝上落花能許多胡蝶飛飛春草草對語黃鸝清且好有酒有酒且莫沽庭前獨宿鴛鴦雛

從他痛辭并序

江少虞類苑載開寶中金陵人修故營得石記隸書從他痛凡數百字末復云不為石子盡更書千萬箇從他痛未幾王師渡江余謂此必埋恨者非渡江讖也作從他痛辭

石可絶恨不滅日月雖光明不照石上情情深化作秦淮水水流成血波濤起流入東方大海中風吹復向秦淮裏秦淮裏深復深土囓石上字字痛連心痛連心從他痛秦淮水空相送除是相逢話痛時始是此心無

恨期

吳歌一首送張清夫提舉征東校官先還吳中

吳中女兒白如華吳江燕燕拂波斜吳中魚肥米可束夫君無事久忘家夫君自别吳江水聲名籍籍京華裏家家屏幛待新詞日日王侯置醒醴吳中之居不可踰京華之樂天下無高官厚禄不願有上疏乞官還海隅秋風高吹燕山樹扁舟且向吳中去吳中兒女白如玉看着新袍入華屋

贈許道士

盧山道士許自然二十武當學飛仙白雲寘寘不可見天際時聞清嘯傳虎將乳子共遊戲龍化老人同食眠無求始悟身非患有道方知世可捐忽聞賣藥入都市便欲乘風凌紫烟紫烟之中曠邈邈下視人世真堪憐爾曹齷齪塵埃下何日南山歸種田

題見心李公小蓬萊

媧皇狡獪弄餘智手捧神山滄海裏不教寸碧落人間

弱水更環三萬里何人摶土為此竒太乙真人謫仙子芙蓉為舟桂為楫碧玉連環白雲履山根植棗漸如瓜山頭種玉今成髓平生九州視一豪秦皇漢武空勞勞山林寘杳百鳥號明月飛出琴聲高

黄母吴氏挽歌

新安之水清且深深深如見黄母心新安之水高且烈烈烈如見黄母節母也不幸早嫠居三十未有二十餘六十餘載一日如子又能孝孫詩書嗟母之德靡不宜

人歌不足國旌之爾今死矣歸何時新安之山可鏟而夷新安之水可陸而馳黄母之德不可思

送墨工潘生還臨江

豫章朱氏以墨名直與郭玘爭豪英臨江潘氏得墨法乃自柯山翁彦卿朱氏親承天子詔墨入奎章獨稱妙潘氏近日來京師羣公得之惟恐後潘云吾墨猶草草盡藝為之當更好明年此際來京師始知吾墨堪為寶東風蕩蕩吹燕山行人苒苒掉臂還明年獻墨奎章閣

却與朱氏分朝班

武岡扶丘山紫府延壽宮宋張真人守靜所居也至今禱雨暘輒應其徒純真子饒君禮誠延祐中入京師為今玄教大宗師吳公所知居太乙延福宫十五年將南還山中詩以送之

洞庭之南扶丘之山綿連九疑控百蠻昔在嘉定之世真人張氏隱居學道於其間祈晴即晴祈雨即雨犇走郡縣勞躋攀鋤雲架霧開紫府采芝種朮留朱顏夜驅

猛虎守庭户晝役鬼物除榛菅真人乘雲上天去但有青鸞白鶴長往還雲霆尚與司豐鄰爾來一百五十歲弟子饒君通道氣一住京華十五年太乙宫中獨超異不求逸少寫黄庭欲逐浮丘攬香袂南望悽其憶故宫黄河日與夢俱東河流到海不復返故宫長在白雲中天地無停機日月無淹軌歸去來白雲裏

題漁樵問答圖

我在孤舟爛醉來君從何處看棋回高山流水元同調

明月清風不用媒江上柳早先摧天上鴈正裴徊富貴何如歌一曲功名争似酒三杯我但負薪君但釣百年誰喜復誰哀

題劉商觀奕圖李伯時臨蘇子瞻跋茅君彦刻

劉商畫手神運筆龍眠臨之如已出不知弈者何代人雖無名姓若有神神凝志定萬緣息觀者亦復遺秋春松風吹衣石泉響朱草葳生玉芝長眉陽仙客最相知更託茅君寄心賞

題所翁雙龍圖為寅上人作

雙龍晝擘玄淵開萬物顛倒隨雲雷龍公被髮向空寫身是真龍非畫者鐵作鬚鬣玉作鱗電出兩目雲繞身偶然會合此何處仰面向天天不嗔世間眩轉空形影倏忽變化耶能省髙僧說法夜來聽誰道相逢非夢境斗牛蒼蒼風雨暮泉阿豈識延平路當時縱無雷煥與張華未必終藏不飛去

題玉笥山邵道士所藏宋方奉使贈劉道士

紫帽山人方孚若臨江謫居亦行樂二十四磵緣源行三十三峯看月明奉使不愧蘇子卿招隱更遇劉佺平劉郎彈琴震金石方公作歌酒和墨一時意氣傾座人千載風流寄仙籍兩公一去無消息竹下松間盡行跡遺墨蕭條鎖白雲山中歲歲桃華春宋金往事無勞問夜夜虛壇候子真

題彭尊師禱雨詩卷

道人役雷如小兒顛倒鬼物愁蛟螭祈晴得晴雨得雨

身不勝衣膽如虎東通吳越北淮漢到處逢人憂水旱手提豐歲與疲甿金帛盈庭未曾看閩山疊疊躋金峯蘄山蕺蕺碧玉宫洗劍長留雙澗月彈琴尚憶萬松風大臣無端薦天子十年留滯京華裏悠悠邑從春復秋歸心已逐東流水去年天下旱且蝗流殍滿道無人藏安得君等遍八荒不使水旱憂堯湯

題春龍聽雷圖

雷憑神龍興雲雲行雨施四海清雷之震神龍奮雲行雨

施四海潤雷之令神龍聽雲行雨施四海慶聖君在上賢臣在下我無事而觀化

蔡氏四適堂

君不見車轔轔長安陌上爭馳逐朝出遊暮還宿問何所得榮與辱又不見或漁于淵或樵于山或耕或牧其心和且閒我欲從之生羽翰豐之東麗之陽有美一人大溪之旁水竹兮蕭蕭雲木兮蒼蒼彈鳴琴兮不下堂禾在囷薪在屋黃鷄皮白魚腹嘉客來新酒熟君之樂

兮惟日不足

題邢先輩西壁山水圖

邢家蒼蒼西屋壁萬壑千厓動寒色大江忽轉天地迴浮雲孤飛日月白參差樓殿照林紅松檜悽迷起朔風崑崙蓬萊不可到赤城白帝遥相通賤子平生尚竒偉南極衡湘壯幽冀復從大駕上灤京始接邢君多意氣君昔扈從戎馬間少壯不知行路難月明飲馬長城窟雪深射虎祈連山萬里歸來太平日坐我江山百憂失

平明萬騎出天門又駕官車就行役

送黄判官歸江西

西辭夜郎國北上邯鄲道方厭東華塵又説黄平好黄平遥遥度五溪五溪更在洞庭西十年世事浮雲裏一日孤舟萬里歸桃花流水孤舟客白髮青山五色衣堂上慈親稱壽處堂前新婦拜姑時隣人邀種南山豆野老同尋北谷芝人生出處須經意富貴悠悠差是非

和劉修撰十二辰詩

掘鼠可以充飢飯牛可以待時何須入穴求虎子更學狡兎三穴為我生誤逐攀龍者歲蛇冉冉那堪把又無筋力騎快馬日射黃羊陰山下空餘野性獮猴同但求歸作祝鷄翁柴門狗吠閉閣睡萬事渾如牧猪戲

發臨湘得風

臨湘縣前江水流葫蘆沽酒大如舟莫道天風不相待一時吹上岳陽樓

聞西師捷口號二首

聞道西南掃蟻封何時雨露洗妖兇必行徃代羈縻策

肯倚窮荒戰伐功

萬里春風送捷書千年王氣拱皇居越裳白雉應頻入

浪泊飛鳶正念渠

漢茶陵侯廟

高帝安劉慮未危賈生可恨不同時長沙更有回旋地

千載茶陵無古祠

泉子嶺作

已過泉子嶺頭路荒甸茫茫碧草乾日落不收牛馬亂青烟起處是營盤

金衣翠帽路傍女蹋足連聲駕犢車車下晝眠車上宿每逢水草便為家

壯樓雪後酒醒獨吟

幾點微雲翳曉晴半峯殘雪隔江明小樓獨對春城壯酒醒匡牀聞鵲聲

聞熊從嘔血亡

碧血凝秋萬事空此生無復一尊同到家又近重陽節
應是哭君風雨中

待潮

扁舟夜閣寒沙際欹枕待潮紅日高無數征帆背人去
海門何處水滔滔

題吳越王荅周克儉謝賜物及陳事宜狀手帖

吳越山川畫不如古今人物半能書從容霸國君臣禮
猶見錢王翰墨餘

文安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文安集卷六

元 揭傒斯 撰

制 表

金紫光禄大夫山東行尚書省兵馬都元帥知濟南府事特封濟南公致仕贈効忠宣力佐命功臣榮禄大夫司徒柱國追封齊國公謚忠襄張榮加贈推忠宣力正義佐命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

上柱國追封濟南王仍謚忠襄制

朕纂承基緒每思創業之惟艱褒卹勲勞常恐推恩之未至况山東諸侯之起皆天下良將之雄旣盡厥忠宜豊其報某官洸幾先物遺愛在人方保有齊民已知真主之受命及歸我太祖歷事累朝而致身秣馬南征則孱金亡走拔劒東指則逆璮就擒握兵柄者餘四十年未甞妄殺臨軍陣者凡數百戰動必有功故詒有張相之稱而世任元戎之寄雖列土之封猶及於懸車之日

而漏泉之澤未究於蓋棺之餘况在爾孫復為朕使或守藩維於外或司喉舌於中世篤忠貞人推謹慎是用因爾山川之履增爾勲號之崇秩既陟於三公爵仍超於五等乃爾自致非朕敢私於戲紫綬金章尚念初來之日丹書鐵券永膺異姓之王神其有知服此加命可

妻齊國夫人宋氏進封濟南王夫人制

昔國有東諸侯既封於濟今朕嗣大歴服申爵以王載求齊體之賢宜與從夫之典故其官妻宋氏早以令德

相其良人舉五十萬衆以歸朝歷三百餘戰而盡節分茅胙土傳及子孫襲組彯纓布列中外皆爾相成於警戒用能共濟於艱難是用錫爾鄉閭貴其爵號以篤爾後以報爾前於戲翟茀魚軒尚服異恩於永世虎頭燕頷從悚舊將於當年其迪爾家以贊皇國可

諸王呼圖克岱爾追封雲安王謚忠武制

昔我世祖親定雲安命九王以鎮之將百年於兹矣乃者國家多故邊圉失宜健將驕王遂據城而稱亂陳師

鞠旅方下詔以討平粤有忠烈之臣乃在伯叔之籍爰申褒卹以慰死生故呼圖克岱爾沉鷙有謀剛勇獨斷三世藩輔蔚為磐石之宗一心朝廷不忘社稷之計方天歷之反正而遠人之未思中慶則巴古要盟即飛章而上變烏撒則儸余既叛先率衆以抗鋒見危而奮不顧身力戰而繼之以死報已後矣朕甚憫焉雖析爵以列侯王何裨地下仍賜錢以給妻子式表子哀嗚呼為子必孝為臣必忠既克承於我祖無言不酧無德不報尚

永顧于爾邦魂而有知服此休命可

諸王羅羅代山追封保寧王謚昭義制

臨戰陳而思孝必有勇功於板蕩以盡忠斯無愆義往在諸父羅羅代世鎮南詔心貫上蒼適嬰天歷之兵獨戰羅雄之境力竭而援不至兄死而弟亦隨山川以之興悲日月為之動色有宗王而盡節宜諸將之同心遂使叛亡無不俎醢非褒卹之獨後屬内外之多虞故疇爾庸超五等而命爵載考爾行謚百世以易名申錫緡

錢以給家屬所以昭國典所以勸遠臣噫得猛士以守四方孰如同姓明俊德以親九族尚監異恩可

申命三十九代天師張嗣成制

朕惟老聃度函谷關未始忘於天下留侯從赤松子豈果棄於人間式啓聖人神道設教之門遂任天子為民請福之寄主其法者代有功焉不遠而朝宜新厥命翊元崇德正一教主嗣漢三十九代天師太元輔德體仁應道大真人主領三山符籙掌江南道教知集賢院道

教事張嗣成神明之裔道德之宗自爾祖之遇世皇葢有天意洎乃父之於仁廟益簡帝心雖有道之長實係聖明之世而無為之治庶聞清靜之風誕播元休屢昭靈應卿既克承於後朕亦丕勞爾先往者海水為災再免黔黎於昏墊近而天時作慝三致雨雪之感通功成弗居禮宜有報噫神仙以忠孝為本尚毋愧於傳賢帝王以天地為心曷敢忘於敬德見所帶職號悉如故

進至大聖德頌表

皇帝福蔭裏江南布衣臣揭傒斯言恭惟正月七日皇太子曁丞相百僚耆耋等以皇帝陛下出撫邊陲入繼大統豐功盛德高出千古握符御極宜獲嶶稱即日詣大明殿册上尊號十有一日躬事太室獲瑞雪之應二月十有三日詔告天下覃告中外天人協慶日月增華凡具性情莫不欣戴宜形歌頌以達和氣臣傒斯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聞古者聖人之詞莫先於詩故聖主賢臣有大功顯行必載之詠歌使天下曉然知君臣之

所趨德化之所由見善而遷聞義而起去之萬里如立其朝後之萬世如生其時所以事神保民無右於此故有虞命夔以教之周制太師以掌之君臣朝燕必有賦郊廟薦享必登詞蓋詩之為道誦其辭無鈎棘叢雜之繁聆其音有往來疏數之節玩其義有優柔浹藴之旨其感於人也易其入於人也深乖沴之氣可變而為祥風甘雨姦回之行可化而為忠鯁貞良是以聖人尚之故雖反覆典謨訓誥之文不若歌明良之賡康衢擊壤

之謡周南召南之什下至農野婦豎一闋其耳熈熈灝灝想見其治漢魏以來騷人賦客時時間作雖不能盡追古道其抒情蓄志可興可觀斯義緜緜庶幾未泯聖明之世尤所宜聞欽惟統天繼聖欽文英武大章孝皇帝陛下道凖天地德繩祖考惠澤周乎無間威稜疊乎八表舉前王未究之禮叙洪範載錫之疇孝弟足以厚黎民剛明足以制萬幾見賢如巳能聞諫如巳出去惡如薙草芥好善如嗜飲食允文允武赫赫巍巍宜其克集

大勲君臨天下載膺顯册彰厥大猷而耇俊如雲良士如林必有振發毫楮鋪張洪業為一代之盛典若微臣者曾何足云然想像於丘岑畎畝之中不若覩快於輦轂之下繼漏於筐篋刀筆之末不若聲諸詠歌之間近可以風動四方遠可以流耀無窮臣自揆才薄迹微無以補益毫髮幸因羇旅獲際盛明謹譔聖德頌一篇繕寫投進雖不足以加天下之大日月之明載之簡牘傳之天下亦可以見聖明德化之所由也臣無任瞻天樂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以聞臣傒斯誠惶誠懼頓首

頓首謹言

皇太后加尊號監脩國史府賀表延祐二年

聖主尊親稽先朝之盛典慈闈進號備昭代之徽稱寶

册載膺瑶圖永固中賀欽惟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

全德泰寧福慶皇太后陛下德全坤厚功底泰寧福莫

大於多祥兩開帝業慶莫隆於至養咸戴母儀式兼崇

極之名益衍昌明之祚臣某等久塵台鼎叨總國書輿

聖春融幸仰陪於大禮含飴日永願丕贊於鴻猷

天壽節監修國史府賀表

一人有慶節肇紀於重三萬壽無疆位永垂於九五乾坤薦祉朝野騰歡中賀慶惟皇帝陛下道大德純功崇業廣舉賢能興學校天下文明異章服同車書海内幸俾允極尊親之孝益隆致治之基臣某等任忝國鈞職嚴金匱蓬萊宮殿幸依日月之光河洛圖書丕纘皇王之統

元旦翰林國史院賀皇太后表 延祐三年

天子當陽八表奉夏時之歷皇闈獻歲萬年稱元日之觴雲氣蓬萊春風宇宙中賀欽惟尊號陛下德含坤育運啓泰亨推福慶以致崇日星顯號溥慈仁而洽治雨露羣生陰教修而母道隆孝理彰而聖功遠臣某等欣逢盛旦忝綴周行玉署日和願播思齊之美瑶圖天廣永居長樂之尊

天壽節代蒙古國子監賀表 延祐三年

一人受命適符上巳之辰萬歲稱觴載協壽星之紀照臨所被慶抃惟均中賀欽惟皇帝陛下德猶日中養以天下暨聲教於四海俗美風淳舞干羽於兩階河清嶽晏益體乾剛之用式隆震夙之祥臣某等學守國書班聯曹監龍顔日角仰瞻穆穆之光鶴筭龜齡俯效綿綿之祝

上再即位奎章閣賀表天歷二年

六龍啓運飛躍得聖人之時萬象趨新變化合太平之

應普天之下如日再中中賀欽惟皇帝陛下剛健粹精聰明神武霜露洊更而不失其正乾坤再造而不居其功惟其有帝堯帝舜之聖仁乃能行祖甲祖庚之揖讓慎徽五典則崇孝友以率先表章六經則進儒雅以為本皆天理人心之至當必明君義辟而後知宜歷數之在躬雖同體而不易況祖宗之大統豈違道所可求是以踐阼之初甘露卿雲諸福畢至及夫明詔之下扶桑若木萬姓歡呼允長馭於權綱斯永保夫社稷臣某等

叨朕延閣適際清朝義晝禹疇顧闡皇王之秘虞韶殷輅丕昭禮樂之隆

奎章閣賀正表天歷三年

大人有造治隆揖讓之餘正月始和慶協發生之妙車書萬國干羽兩階中賀欽惟皇帝陛下道接百王統承三正達夫郊社之禮禘嘗之義躬致其嚴觀乎天地之德日月之明益躋於聖是用格於上下莫不歸其照臨臣某等忝惠西清依光北極君臣父子永敦天秩之常

禮樂詩書誕播皇風之盛

冊皇太子奎章閣賀表

重明麗正作離咸仰於皇文一索得男出震允宜於主器既疏封於元土爰正位於青宮所以繫人心所以本天下欽惟尊號陛下敬隆郊廟德洽乾坤當春秋鼎盛之時建宗社靈長之計惟聰明可以正百辟俾綜樞機惟元良可以貞萬邦足副儲貳重以羣臣之固請聿遵累聖之宏規然監國撫軍教尤資於四輔而問安視膳

禮必謹於三朝式養聖功用光帝業臣某等屢陪大慶
思賛清時迎春日之載陽益臻泰道瞻前星之有耀永
固皇家

聖節賀表

陽德方亨喜太平之有象聖人在宥宜仁壽之咸臻八
表同歸萬年惟永中賀欽惟皇帝陛下誕敷文德克纘
武功既尊祖以配天比隆三代乃立嫡以主器用貞萬
邦允昭仁智之端是皆長久之道臣某等叨陪清燕莫

賛聖明多壽多男徒切華封之祝是彜是訓願敷皇極之言

奎章閣賀表

聖人繼體再昭揖讓之隆天下歸仁大慰平成之望慶綿宗社光被華夷欽惟尊號陛下德秉純乾業承富有妙天人之協賛允歷數之攸歸惟上有成康之君下有周召之臣而内獲臯夔之佐則外獲唐虞之治苟日躋於聖敬咸世篤於忠貞臣某等職忝西清光被北闕經

邦論道自有弼於鴻猷養老尊賢豈無裨於昭代

藝文監賀表

明繼明聖繼聖所以固皇圖長以長賢以賢所以公天下一人有慶萬國懽心中賀欽惟尊號陛下仰之如天就之如日體兩朝之揖讓有丕丕基開萬世之隆平惟明明后此祖宗之深望亦臣庶之所期臣某等地切泰階恩聯文苑周為師而召為保德兾邁於成康稷教穡而契敷倫治永躋於堯舜

藝文監賀表

一人受命適嚴踐阼之儀百辟在廷已舉尊親之典孝先天下慶衍皇圖 中賀 欽惟皇太后陛下德濟艱難功成警畏每念鴻圖之重獨深燕翼之謀申揖讓於中興父而又子導繼承於成命長亦惟賢宜膺至養之隆永極徽稱之盛臣某等名慚藝苑身際熙朝長樂怡愉願密扶於聖治大明照耀庶丕闡於皇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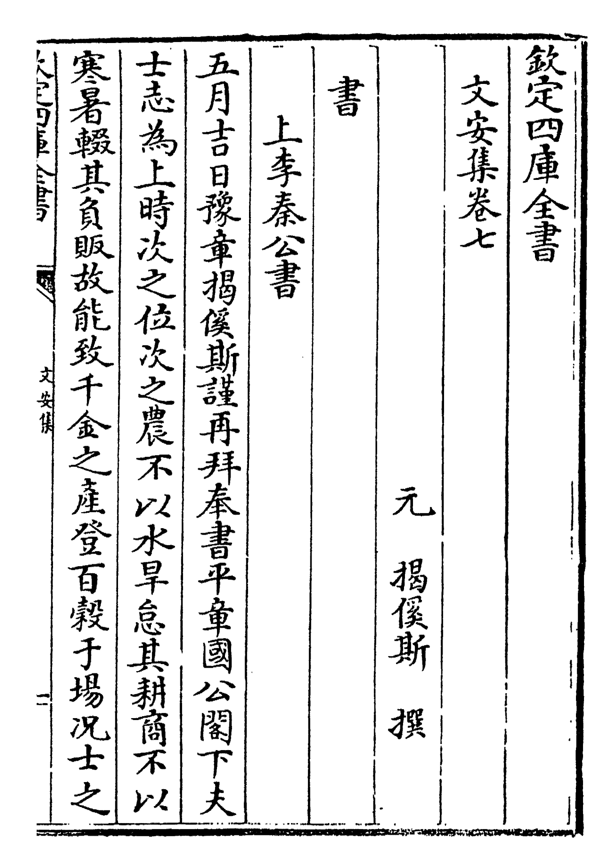
藝文監賀表

成命以長惟天以啓聖人南面受朝不日而尊大母愛敬之至神明所歸

中賀

欽惟尊號陛下如日東升以天下養雖任寄伊霍之重足以發皇明必治資任姒之賢有以基王化尚致怡愉之樂式彰孝弟之風臣某等學愧前修職嚴內監仰陪大禮時已際於風雲共戴皇猷壽永齊於天地

文安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文安集卷七

元 揭傒斯 撰

書

上李秦公書

五月吉日豫章揭傒斯謹再拜奉書平章國公閣下夫士志為上時次之位次之農不以水旱怠其耕商不以寒暑輟其負販故能致千金之產登百穀于場況士之

致於道者乎不逢於今必顯於後有其時有其位道行於天下天也無其時無其位道不行於天下亦天也君子無與焉故士之所患者志不立道不明不敢計其時與位也因其時求其位以行其道此士之志也而不敢必乎天也士苟志於道生乎今之世可謂得其時矣然猶往往以不得其位為患其信之不篤而欲必於天者從而為之言曰上之人不能用夫士且怨且憤嗚呼過矣嘗觀夫用舍之際矣或一人薦之而百人阻之不能

使之不用且大明其道於天下或百人舉之而一人抑之卒罷而歸致老死而無聞夫一人至寡也百人至多也用舍繫焉而無所容於力非天也耶上之人茍能知其力之所至不能奪天之所與不能畀天之所不與賢者進而用之不賢者退而黜之不置一毫跡戚愛憎薄厚之心於其間惟以國家得人為務如是而猶有不信乎道上猶有遺才之恨者未之聞也甞觀士之志立矣道明矣得其時與位矣而不能見知於其君道終莫能

以行雖行而不遠噫何其道之難行也耶伏惟閣下學富而德廣志勤而行實不以擁困折辱而易其節不以富貴顯榮而改其度尊為天子之舊學信為天子之腹心位崇乎公相功施乎社稷名聲昭乎四海可謂得其時與位而道信行矣又力能進退天下之士而無一毫踈戚薄厚愛憎之心置其間一務於為國而得人天下之士莫不顒顒然厲其志修其道以待時之用已然以一人之明籠天下之士豈必能保其固無遺才耶亦舉

其所知倡於其上而已耳僕少貧粗襲祖父業年十五
六即挾其所有奔走衣食於四方乘驚湍絶峻崿觸冒
乎炎埃雨雪之間或過午而未食或既夕而猶邁人情
物態之變風俗政化之異本末逆順之由葢備嘗而畢
覽之矣至於國家内外之體補偏救弊之術亦嘗求其
說而熟慮之矣然未始敢以告之人者踈遠鄙賤之士
雖告而不信徒取詬病焉耳既無上下之援可自取爵
位而力行之又無知已之人可相告語事苟利於時不

必由已出然終默默自悼行年三十有九𤱶然而無聞近始因縁親戚計可無旅食之憂遂自豫章附舟五千里而至京師雖童僕不敢携一人恐重以累諸人也凡平生寓之目屬之耳體於身藏於心不敢以告之人者閣下皆已行之矣其未行者必次第而行之僕何敢踰涯越分而進以貽教玉人之譏夫翰林皆極天下之選不以愚不肖過相薦引私竊自幸事苟有集庶幾由是而至於可為之地以自見其平生之所志萬一不然亦

可藉手以歸曰吾嘗獲薦於翰林矣吾嘗獲登李公之門矣益厲其志修其道垂之簡帙傳之子孫樂夫天之所以命我者用之舍之不敢求必於天也惟閣下少垂察焉傒斯恐懼再拜

與尚書右丞相書

傒斯再拜尚書右丞相閣下傒聞因衆者可以顯立功忘己者可以廣得賢千尺之松不蔽其根者獨立無輔也森木之林鳥獸羣聚者衆材咸濟也是故自用無朋

專欲無成得衆者昌寡助者亡此賢愚同智古今一軌者也易曰拔茅茹以其彚征吉夫泰之為卦君子道長之時也君子當道長之時其進尤必引其類則吉是進而不引其類雖當泰之時猶凶也人方安居暇食若無事於賢一旦風飛雲會加之百官之上立於廟堂之内以數尺之身任天下之責方寸之心關天下之慮雖有周孔之智賁育之勇未聞能獨成其功也此僕與閣下不能無情伏惟閣下聰明強毅卓犖宏大誦聖人之書

行古人之事為政知王道之本好賢有虚已之實生民之所仰望君子之所依歸又當天子鋭精求治之時身任鼎鉉之寄以求治之時當鼎鉉之地而生民有仰望之情君子有依歸之心識閤下垂名立功報國顯親之秋也然方今進賢用能之當否在閤下富民理財之能否在閤下斟酌庶務之宜否在閤下天子之所屬寄生民之所責望在閤下其任亦甚重且難矣夫上有宰相下有參佐百官而獨責任於閤下者以閤下明王道識治

體知本末之所先後經權之所異宜也此春秋所以責備於賢者耳由今觀之孰若一上下齊彼巳旁羅俊乂廣覽英賢因其材而分任之而坐居其成功則功可大名可久福可致而禍可銷也不然一身且未知所計況為朝廷計哉然鳳凰鸑鷟非凡木可棲絶奇異能非常調可致懸千金之賞不患無徙木之人市千里之骨何憂無絶足之馬誠能推誠折節激昂鼓舞則士必樂為用士樂為用何功不成且進賢者非所以市私恩也將

以佐天子理萬民也忠以出之信以行之忠信之人天必祐之毋患乎賢之不為用但盡其求賢之道而已牛之肯綮逢庖丁之刄則觧木之盤錯遇匠石之斤則離毋患乎事之難行但盡其用賢之道而已進一君子則君子之類應任一小人則小人之類應此善敗禍福之由不可不審且慎也惟閤下察焉僕斯再拜

答胡汲仲書

僕斯頓首汲仲簿公執事僕斯比猥以陋薄之見汎浮

之辭瀆冐於執事意甚悔之既無及已連月滯留於外不得朝夕訪問不圖宏大更枉還荅又以俗廹雨坐山曈者連旬不得上謝知執事於我如何哉然賢者之待不肖不肖之望於賢皆不可謂之無意也茍有忠告則肝胆相呈心口相宣不當蓄嫌畏挾蒙背若市井塗路之人也故有所祈不敢默默遂止以執事好古之敏信道之篤知足以知之勇足以行之可謂魁傑特達出羣之士至於商畧人物言論風采傾若無人來書有云為

衆所推謬當斯文之託僕竊以為過矣夫衰周之世文武幾墜孔子以天縱之聖出為天下萬世之宗且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其自居者好學而已孟子當戰國之時闢楊墨排縱横揭孔氏之道而明之若掃穢翳闢日月之光疏百川益河海之深及其辯也曰不得已今幸與執事居休明之世吾道光盛賢士輩出禮樂非甚崩大壞際天所覆無不順軌雖有孔孟猶不當鰲然自任畧無辭讓之色使執事所學之道所居之世誠當孔孟

之任必待後世之人推尊而光顯之不當自道若此且以執事自處為何如時哉今年夏見青田陸如山謂執事自許直繼孟子非知道之士不能為是言者猶或不識執事所言之旨由今而言則信有之矣夫孔孟大聖也大賢也當斯文之託者若孔孟可矣而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然每與執事商論則甚尊信佛老氏至欲合三氏而為一則當斯文之託者道固應如是乎此皆甚不可者也或

謂執事有師道而無友道誠知言哉傳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此之謂也來書又云前乎千古聖賢相傳之道由詩若文而知後乎千古亦將由詩若文而知今之道予讀其言而悲之自漢以來繼述之文多可讀之文少夫道有本文有體尊卑大小長短疎戚華實正偽截乎若天地山川之不可相陵昭乎若日月星辰之不可相踰離乎若飛潛動植之不可相移惟適當而已耳近見執事序黄成性文章言辭

今大皆非事實其所稱舉皆公卿大臣之事非學道在下者所宜言抑亦自任之素不知其言之過也且文者古聖賢不得已者之所託也而今世行道之士不惟其事尚欲託之此而埀後不亦甚可悲夫僕之才不足以知執事僕之言不足以曉左右所以聞之父師之訓有與執事戾者聊為僭越申言之前言敢以為執事之忠後之言敢以為執事之望尚兾致之用以幸學者以示來世則大願也優柔之教敢不敬承閒將就天台之闕不

知何時定行當於江滸一別

與蕭維斗書

傒斯再拜諭德蕭公閣下僕性分麤謬昏戅絶不通時事與人交不計隆薄能否輙以古道相期待俗下詬病日甚不止終愧悔今復妄有謁於閣下焉惟天生賢哲常曠數百載不一二見及有其人或又廢於庸主格於讒忌盡於懦怯畏慎弗克卒其大業僕甚痛之自來京師目覩耳聽口誦心語惟公全才學富義精仁熟謙讓

克謹去就有節名與實侔位與德稱有古大賢之風束帛之聘累光丘園每聘必增其帙每召必優其禮其尊德樂道右賢尚能崇信慕向若漢高帝之於四皓可謂隆矣然四皓不出則已一出則能割至尊之愛定天下之本建萬世之名翛然而來浩然而歸來不見其所難去不見其所窮何其裕哉且令天下非漢高之草創皇太子聰明仁孝過於惠帝上親信篤愛無高帝之惑溺昔之儲貳不得與國家之政令則無所不領宜若公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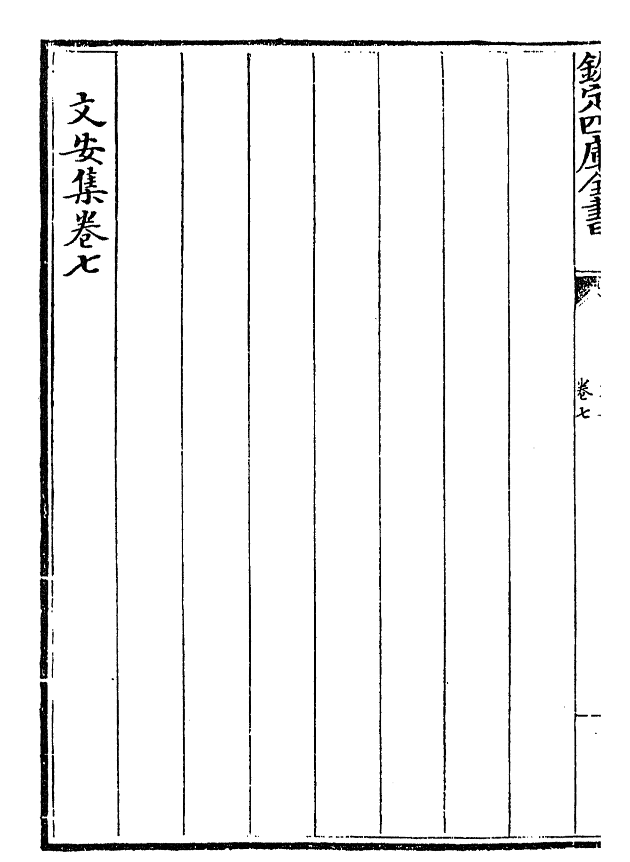
知無不言言無不從然天下之賢士未振者不聞有所舉天下之政令有闕者不聞有所陳愔愔默默日以懷去為務又不能借一事决去就使天下有識之士蹀足攬腎裵徊四顧而失望僕誠愚鄙未達其故抑嘗舉之而未用陳之而未行邪則去就可以兆矣道行於天下謂之達道不行於天下謂之窮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今公居達之時行窮之事尤所未喻且天之生斯人也豈徒欲寵榮其身體利澤其子孫而已

亦欲使生民之有知也公誠能高卧空山遠引遐陬則
為巢許務涓之徒可為嚴陵魯連之徒亦可雖欲騄風
駟霞談詭變眩如偓佺安期羨門盧敖徐福之徒亦可
今業已出矣食其祿而居其位矣何乃若是惄惄邪竊
為公計莫若攄肝瀝胆激昂慷慨極論天下之賢士求
當今政令之得失典章文物之損益君儲切身之急務
疏而陳之苟其説行則從容可為二疏之事不行則掛
冠神武拂衣而去矣上不負朝廷之知下不厭天下之

望天下之士莫不想望風槩咨嗟太息曰蕭公真賢矣哉朝廷之尊賢下士必自公始則公進為國家之榮退為斯道之隆生為萬全之人没有無窮之名不亦休乎又不得已則引年謝病而去耳或曰公不得已而起而身冒大名被至恩夙夜戰掉兢慓猶懼不持若夫進賢補過則揆諫之司吾所職者輔廸是宜且言之而中則吾之歸未可期言而不中則僇辱所歸况若公者進退語黙必有其時豈庸豎賤走所能察識哉僕益惑焉夫

公之出處非若彼旅進旅退之人旅進旅退之人雖千萬不為天下輕重公實有萬世之繫焉不可不暴白於天下後世後世使之有則也念之念之時不再矣僕近行河濟之間有過而歌者曰我行河濟兮瞻彼泰山聖人之不待兮我道孔艱進不汝信兮退即汝謖河兮濟分道靡靡兮乃撫槐送而和之曰泰山巍巍吾其跂而河水瀰瀰吾其濟而聖人雖遠吾斯軌而因録其詞并書以獻惟公念生才之難遭時之不易憫斯民之無

知貸狂瞽之不察視中道而導之歸幸甚幸甚僕斯再拜



文安集卷七

文安集卷八

元　揭傒斯　撰

序

吴清寧文集序

廬陵代為文獻之邦自歐公始而天下為之歸湞溪作而江西為之變故江漢被文王之化無思犯禮華周感杞妻之哭而變國俗其所感雖殊而人心之變一也湞

溪没一十有年學者復靡然棄哀怨而趨和平科舉之利誘之也永新吳清寧以英妙之年際休明之運方策名進士而獨好古文已可謂豪傑之士矣然方令以明經取士所謂程文又皆復乎古以其所好固無害於所求也讀清寧五七言詩已清潤明快古賦已瀏亮純雅記序已宛委有法而予竊有獻焉清寧廬陵人也姑以廬陵言之歐公天下之宗也百世之師也宜以為歸須溪哀世之作也然其評詩數百年之間一人而已獨非

子之師乎因二公之盛浚六經之源益溯而求之海内之名必歸子矣

豐水續志序

王順伯修豐水志之六十有三年邑陞為富州又二十有五年李君肖翁典鄉校居五年乃輯淳祐以來城池人物時政之蹟及前志所未備者為續志六卷條敷類析窮蒐極簡將以垂信方來惟東南物產豫章為下故班孟堅曰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貴蓋自古然矣是

書於貢賦之變未嘗不再三深致其意使為政者少有仁恕必能戚焉有動乎中思復其舊其於政教所書必録其善而遺其不善此居其鄉不非其大夫之意亦作志者之法也君以碩學粹德起文獻之家居儒師之位祠先賢尊景行育人才無所不用其道猶惓惓是書而豈徒哉後之君子尚求李君之志

蕭孚有詩序

廬陵蕭氏世為達官為能臣至臨江從事煖有復以政

事稱而其季弟孚有乃以能詩聞夫為政與詩同心欲其平也氣欲其和也情欲其真也思欲其深紀綱欲明法度欲齊而温柔敦厚之教常行其中也孚有之詩出也讀蘇州韋公之詩如單父之琴武城之絃歌不知其政之化而俗之遷也海内之學韋者吾識二人焉涿郡盧處道臨川吳仲谷處道有爵位於朝有聲名在天下其氣完故獨得其深厚而時發以簡齋仲谷隱者也其氣孤故獨得其幽茂踈淡而時振以岑參崔正言今

復得孚有馬孚有生文獻之家襲富貴之業而性情温厚辭氣閒雅故其為詩周旋俯仰舉相似焉此非獨善學韋也亦居相似而性相近也使他日推以為政民有不忍欺者蕭氏之末艾於此可卜焉予聞其師劉君桂翁亦深造於韋豈其固有所自耶

孔氏譜序

孔氏世家一卷其派之在江西而顯者是為臨江三孔孔之子孫曰克己者是為先聖五十五世孫由江西不

遠千里拜曲阜陵廟且因以考訂其譜牒而收其所未續者俟斯得與觀焉於是怵然敬肅然懼進而告之曰凡天下之受姓命氏未有非聖賢之後者也凡有尊祖敬宗之心未有不知重其譜牒者也然徒知重其譜牒而不知求夫尊祖敬宗之實猶無譜牒也猶非其子孫也而况孔子之世家乎夫孔子魯之陪臣也去年千七百有餘歲矣天下至今誦其書講其道祀之以天子之禮樂戴之如天地仰之如日月親之如父母者果

何以致是乎衢路庸衆尋常之人一有不合於孔子之教者猶得指而議之而况其子孫乎其為孔子之子孫亦難矣故籠天下之陸海不足以為其富極天下之爵禄不足以為其貴窮天下之奇珍異器不足以為其寶其可富可貴可寶者在聞乃祖之道而凡學孔子者猶必是為務而况其子孫乎夫譜其譜者尊祖之器也道其道者尊祖之實也敬之勉之勿徒抱其虛器而號於衆曰吾先聖之子孫也吾懼其有議其後者矣子其慎之

天歷二年二月丁酉後學揭傒斯敬書

重修揭氏族譜序

揭氏稱漢安道侯之後者我桂陽府君據夾漈通志而言也盱江之族與我同出乃祖楚司揭氏汝寧之族則又祖漢陽信侯三者攷未知所定也盱江與豐城之始祖兄弟也今豐城稱始祖為盱江府君誤矣唐乾寧二年僕射鎮以敗上官逢之功加銀青光禄大夫持節袁州諸軍事守袁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有勞績於

袁子孫世居袁於豫章盱江為近且我始祖府君其名政與僕射類豈其兄弟遭五季之亂遂散處諸郡耶是未可知也然吾先世之雄文盛德在宋由進士而入者科不乏人自足著白於無窮又豈敢重貽拜汾陽之譏大德中族兄允中合諸譜而修之今則以寧兄復續而廣之讀此者油然孝弟之心凄然霜露之感必有不待喻而興者凡我子子孫孫尚敬之哉

送劉旌德序

凡為進士有謁於予者余必有以告之余亦忝進士之名也至於廬陵劉君粹衷余知已也方擢高科拜新安之命而去余乃未有以告之粹衷亦以憂不果上今再調宣之旌德宰而終不有以告之何也粹衷之所受學皆賢師所與游皆良友所言皆仁義道德之懿所行皆孝弟忠信之實舉於鄉而無忝選於有司而無慚余不及則有之矣未有能過之者誠無以告之也然上之取士先德行次經學次文藝次政事其法甚叙其道甚備

歷二十餘年非不久累七科之士非不多而天下政煩教弛民情壅塞風俗不興上之澤不下流日甚一日其故何哉豈學無賢師游無良友以仁義道德為虛說以孝弟忠信為曲行特竊其言以取祿位非有躬行之實歟豈猜賢忌能者尚多懷奸挾詐者益衆附之則安富尊榮違之則貧賤憂辱雖儒者亦委而從之歟抑瑣瑣州縣上廹大府震以不仁之威壓以非理之勢雖欲自竭有所不能雖能有所不容者歟抑任小者不可以謀

大任輕者不可以圖重守一官則治一官居一職則治一職非宰相不足以變天下之化易天下之俗雖吏七科柄用者尚寡歟夫何儒者之無益於國也非儒者之無益於國也不能盡儒者之用焉耳今粹衷之為旌德也有君子之譽挾進士之號居一邑之長寄百里之命得於已者有躬行之實待於人者無越分之望是非聽乎理屈伸由乎道乘饑渴之餘反貪暴之風政教之流必浩浩乎若奔川東注風俗之變必靡靡乎若長風偃

草儒者之效吾睹之有日矣余何以告之雖然粹衷所治一邑耳由一邑而天下是在天子與宰相能用不能用耳勉哉粹衷無畫乎世之不能容不能知不能用也

通鑑綱目書法序

孔子因魯史作春秋以為萬世之法朱子因司馬氏通鑑作綱目以正百王之統此天地之經君臣之義而聖賢之心也世之言春秋者自公羊穀梁左氏以下無慮數十家而義猶有所未明疑猶有所未鮮者魯史不可

復見且聖人之制作也後之羽翼六經者宜莫如朱子猶不敢言春秋然綱目之作非深得聖賢之旨者不能也故朱子不言春秋而知春秋者莫如朱子世之言綱目亦無慮數十家既有春秋為之義例又有諸史可以究其始末且去朱子之世為未遠而又有親及其門者然言愈煩而義愈容非深得朱子之意如朱子之知春秋者不能言也能言未有若廬陵劉氏綱目書法者其辭則公羊穀梁其義則春秋而其志則朱子也古之有

天下者莫若舜禹湯武然湯有慚德武未盡善舜禹之後得天下者莫如漢曹氏親受漢禪威加中國卒不能奪諸葛孔明漢賊之分元魏據有中國行政施化卒不能絶區區江左之晉而繼之此萬世之至公而不可易焉者而猶或易之此綱目不得不繼春秋而作此書法不得不為綱目而發也此朱子之志也劉氏諱友益學益友遭宋訖録閉門讀書既深於經復長於史其為此書幾三十年寸寸而較銖銖而積微詞隱義高見特識既

足以啓發千載而中有無窮之憂余故曰非深知朱子之意如朱子之知春秋者不能言能言未有若劉氏綱目書法者而又曰此朱子之志也於乎後之覽是書者尚求其志哉天歴二年六月十日序

范先生詩序

范先生者諱梈字德機臨江清江人也少家貧力學有文章工詩尤好為歌行年三十餘辭家北遊賣卜燕市見者皆驚異之相語曰此必非賣卜者已而為董中丞

所知召置館下命諸子弟皆受學焉由是名動京師遂薦為左衛教授遷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與浦城楊載仲宏蜀郡虞集伯生齊名而余亦與之遊伯生嘗評之曰楊仲宏詩如百戰健兒范德機詩如唐臨晋帖以余為三日新婦而自比漢廷老吏也聞者皆大笑余獨謂范德機詩以為唐臨晋帖終未逼真今故改評之曰范德機詩如秋空行雲晴雨卷雷縱横變化出入無朕又如空山道者辟穀學仙瘦骨崚嶒神氣自若又如豪鷹掠

野獨鶴呌羣四顧無人一碧萬里差有可彷彿耳晚尤工篆隸吳興趙文敏公曰范德機漢隸我固當避之若其楷法人亦罕及其居官廉直門不受私謁歷佐海北江西閩海三憲府三棄官養母天下稱之甞一拜應奉翰林文字而有閩海之命不果行至順元年年五十九卒其詩道之傳廬陵楊中得其骨郡人傅若金得其神皆有盛名其生平交友之善終始不變者郡人熊𨌬也楊中將刻其詩命其子繼文請序為書其始末如此嗚

呼若德機者可謂千載士矣楊中字伯允傅若金字與礪熊輈字敬輿詩凡若干卷

書王鼎翁文集序

余舊聞宋太學生廬陵王鼎翁作生祭文丞相文每嘆曰士生於世不幸當國家破亡之時欲為一死而無可死之地又作為文章以望其友為萬世立綱常其志亦可悲矣然當是時文丞相與師勤王非不知大命已去天下已不可為廢數十萬生靈為無益誠不忍坐視君

父之滅亡而不救其死國之志固已素定必不待王鼎翁之文而後死使文丞相不死雖百王鼎翁亦未如之何況一王鼎翁耶且其文見不見不可知而大丈夫從容就義之意亦有衆人所不能識者近從其邑劉省吾得王鼎翁集始見所謂生祭文丞相文既歷陳其可死之義又反復古今所以死節之道激昂奮發累千五百餘言大意在速文丞相死國使文丞相志不素定一讀其文稍無苟活之心不即伏劒必自經於溝瀆豈能閒

闕顛沛至於見執又坐燕獄數年百計屈之而不可然後就刑都市使天下之人共覩於青天白日之下曰殺宋忠臣文丞相何其從容若此哉故文丞相必死國必不係王鼎翁之文其文見不見又不可知而鼎翁之志則甚可悲矣即鼎翁居文丞相之地亦豈肯低首下心含垢忍辱立他人之朝廷乎鼎翁德之粹學之正才之雄詩文之奇古則劉會孟先生言之備矣兹不復論獨論文丞相之心與鼎翁之志云爾

欽定四庫全書

城南宴集詩後序

京師天下游士之滙其遻然覯晤為千載談者之資定百世通家之本代有之矣或以情附或以義感或以言求其取友雖跂蹻苟軌於道均可以著簡書而託子孫也城南兹集得朋之義蓋備焉以僕愚戇亦俾在列肴核維旅酒醑惟旨威儀有數長幼有節舉盞更屬以親以友比往風後若勸若懲雜以談諧終歸雅則殘月既墮白露在庭觴酌未闌賦詩斯舉飲者既不知其醉而不

飲者若素嗜焉賓既不知其主而主者亦自忘焉居而殊方出乃合轍新知舊好胳㷼靡間則斯會也不已難乎白頭如新傾蓋如故昔聞其語今見其人特未知所以貲千載本百世者果安在耳廬山鄭君直卿既序其會集之詳於前余復申其交友之樂於後君子所命不敢廢焉

送胡伯友拜孔林序

胡某伯友吾鄉之賢而秀者也好學而篤志甞謂吾受夫

子罔極之恩欲一拜孔林而不獲焉至順三年夏以職事上計京師過任城距曲阜九十里欲往不可得及竣事將還告予曰吾必一至孔林遂所願焉幸有以教我予進而告之曰夫能使我知所以為人之道而盡心焉者夫子之教也此所謂罔極之恩也服夫子之教盡為人之道所以報夫罔極之恩也非必造其居里謁其林廟而後為盡報夫子之道譬之其親其生養之盡其樂其没也葬之盡其禮祭之盡其誠其服於身也惟父母

之訓是承可為真孝子矣其養也葬也祭也其服於身也悉反是曰必一造其親之墓而致其哀焉得謂之孝子矣乎其事聖人也亦然非聖人之學不學非聖人之言不言非聖人之行不行其服於身也悉反是而歲必一至孔林而展其禮焉得謂聖人之徒矣乎吾既知所以為聖人之教所以為人之道吾盡吾知而行吾所知其報夫子罔極之恩孰大於是舍是人必謂要譽於鄉黨朋友而已夫讀聖人之書求聖人之學能思其罔

極之思必求其居里謁其林廟斯過人亦遠矣雖然吾子其勉之秋八月六日揭傒斯序

送張掾序

張君用以吏起南陽歷澧州升憲府一旦又掾於監察之庭君用亦榮矣而余竊有言焉夫今之號稱風憲者下而肅政上而臺察皆朝廷耳目之寄四海生民之命以伐姦立善扶綱振紀其為職任而得揚揚言天下得失抉智巧之所諱避莫如監察御史得與監察御史執

簡牘必可否持是非又莫若為其掾則屈其任者其責不旣重矣乎以至重之責而惟招人毫髮之不慎報其草芥之私顧以售其黠陟之威以逞快其欲心其為害亦大矣然君用之為人高明果毅人也公而忘私人也夫高明則情無不察果毅則事無不斷公則理無不得持是以往何憂其不名之立功之成哉然余竊又有獻焉傳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又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故以小善而掩大惡則為惡者滋以小過而棄大

善則為善者懼舉不當賢罰不及罪謂之不任故君子平其心而直其氣思其職而竭其力樂其效不計其報君用其慎之哉君行見吾故人朱仲章亦稱高明果毅公而忘私人也其為我謝焉

送陳文學序

新授靖州會同縣文學盱江陳君將行而通國之人皆笑之巧者笑之以拙愚者笑之以狂彊者笑之以不奮揚弱者笑之以不自愛其身其言曰繇盱而靖水陸行

幾三千里高如梯蒼天深若航大海穿虎豹摩虬龍又何必奬奬焉為一文學哉君方趣裝具糗糧倓然若不聞覔覔然笑且咍行有日矣告余别余曰人之笑子者衆矣子無以人之笑而自喪也人之笑子者不知子者也人之笑子者官卑而地遐也不聞笑子之學也夫文學雖卑王官也會同雖僻小王邑也吾守王官居王邑食王禄而行吾之道夫何不可之有子行矣其篤爾行謹爾言敬爾儀毋敝爾私毋徇爾財求其可事者事之

可友者友之可教者教之以無替王官尼王化竭吾職而已又安知官之卑地之遐乎且子方盛年而親未老政自樹立之日茍可以行其道雖寒荒窮髮之外將不暇顧況會同哉子行矣勉旃善自樹立官卑地遐非子之病也今之笑子者將拜子矣

贈醫氏湯伯高序

楚俗信巫不信醫自三代以來為然今為甚凡疾不計久近淺深藥一入口不效即屛去至於巫反覆十數不

效不悔且引咎痛自責殫其財竭其力卒不效且死乃交責之曰是醫之誤而用巫之晚也終不一語加咎巫故功恒歸於巫敗恒歸於醫效不效巫恒受上賞而醫輒後焉故醫之稍欲急於利信於人又必假邪魅之候以為容雖上智鮮不惑甚而沅湘之間用人以祭非鬼求利益被重刑厚罰而不怨悔而巫之禍盤錯深固不解矣醫之道既久不勝於巫雖有良醫且不得施其用以成其名而學者曰以怠故或曠數郡求一良醫不可

致烏乎其先王之道不明歟何巫之禍至此也人之得終其天年不其幸歟吾里有徐先生若虛者郡大姓也年十五舉進士即謝歸業醫人有一方之良一言之善必重幣不遠數百里而師之以必得乃止歷數十年其學大成著易簡歸一數十卷辨疑補漏博約明察通徹融敏咸謂古人復生其治以脉不以證無富貴貧賤不責其報信而治無不效其不治必先知之惟一用巫乃去不顧自是吾里之巫稍不得專其巧矣余行數千里莫

能及間一遇焉又止攻一門擅一技而已無兼善之者來時江得湯伯高該明靜深不伐不矜深有類於徐余方憂巫之禍醫之道不明坐視民命之夭閼而莫救而愛高學之有類於徐且試之輙效故并書巫醫之行利害及徐之本末以贈之嗟夫使世之醫皆若虛伯高信之者皆吾里之人巫其能久勝矣乎伯高名垚自號常靜處士若虛名椄間廬山有郭氏號南寄者亦有名

夷白先生集序

靖州史君郭履以外舅夷白先生鄭氏所著須堂集若干卷請序於豫章揭傒斯序曰莆田鄭氏自夾漈先生以博學聞天下其後百餘年有夷白先生夷白先生早孤窮學於林阜父先生林阜父先生大奇之年十五六即棄去日縱飲博豪游市肆閭林先生患之一日遣過林先生門先生出遇之召閑齋閣中數月日夜切責詬辱遂大感悔悉謝絶游從研極經史下至百家外説無所不涉放筆為文崖崩崖豁幽詭變眩赫然如臨百萬

之兵謀勇捷出宋末以鄉賦與計偕不第大臣薦有史才得召試史館去之淮漢間與諸健帥豪士游氣益横厲多慷激慷慨之言入國朝辟聘交至杜門不起著古易覯玩等書探聖人之微立後世之的子孫賔客相對竟日聞一語輙汗下其學行大抵類夾漈先生或謂其詩文之奇古過之悲夫世復有奇偉博達之士若夷白先生者乎使先生所遭皆合乎志少盡其用則英光盛烈不與古人飛馳於汗簡哉而林臯父先生亦不泯然

於世交稱道之矣顧以是託余不亦重可歎哉先生名鉞字偉節云

純德先生梅西集序

純德先生郭君諱陞字德基長樂人也世以明經顯號書橱郭家父正子宋名進士好春秋著春秋傳論由是治春秋者多師郭氏春秋先生少孤母林教育之長通六經尤長於易著易述治易者復師郭氏易而素尚高潔登山臨水雅歌投壺賓饌無虛日酒酣為文下筆不

少休每一篇出爭相傳寫皆效其體閩中居士莫敢與
比先生亦未嘗少自矜衍人有一善稱之不極不置故
人樂出其下初補太學生宋亡居鄉教授至元中以遺
逸起家三為郡文學所至相賀以為得師先生之文益
高道益尊而亦以是終焉閩之賢者黄監簿仲元論先
生曰動靜可識近乎時人不絶俗近乎知奬士成名近
乎仁其有道者與鄭國史鉞曰先生之文流出肺腑詩
有開元元和風致長短句妙處逼秦晏今翰林學士承

旨程公廉問閩海時尤相雅愛亦曰其談經明白統貫不刻鑿以為畏其詩若文和平沉深不琢鏤以為工其為人疎通慷慨謹簡易直不矯亢以為高其為子為父孝以慈其與人交彌久而孚益遠而不可忘蓋先生之質全於天先生之文粹於學不求敬而人敬之不求愛而人愛之不求知而人知之不求傳而人傳之烏乎此所以為先生也耶皇慶二年夏先生之子履由太子太傅府長史出知靖州其行也集先生之詩若文若干卷

曰梅西集屬余序余能序先生之文耶然余樂其人慕其道好其文庶幾可以託不泯遂序之純德其門生故友之所謚云是歲六月朔豫章揭傒斯序

送程叔永南歸序

翰林程公以儒術起家出入三朝德盛望隆為國名臣為江南第一今天子即位加恩近臣佩相印者以百數惟公屹然嶽立不倚不阿繇是名日登天子以為有大臣體特超遷三官追贈其考妣官其一子同知南豐州

事賜七品服於是寵榮至矣咸以為宜而公惕然踖然如不勝人益以為難南豐君行且有日又屬禁時不得奉尊酒寫萬里之懷乃為之辭曰君為鄖公之孫翰林公之子日連社結鞅而來者非名卿大臣則高人俊士凡修齊經濟之道進退揖讓之節忠孝廉恪之本宜皆飫聞而熟見之矣君藉盱南豐盱屬邑今雖别為州猶鄉邦也凡地之險易民之情偽務之緩急得失亦素講而深喻之矣君又才高而識遠氣和而節下機未發而

轂釋聲未振而響應以之剸繁劇解盤錯事上而接下莫不宜愜吾惡能言之君見巷列之樹乎其初也旣宜其地而封植之矣又灌以液之援以周之剔其蠹而時視之靡不曰吾將夏息其陰冬取其材以成室屋矣而往往不相待焉幸而後之人愛而有之否則撤其藩垣肆其狂馳牛馬觸齧樵牧扳援先披其枝後撥其根見者傷嗟聞者憤惋不亦悲夫人之積德累行食勤衣苦遠者數十世近者百數十年所以厚其子孫厥惟艱哉

故周公有鴟鴞之遺魯人貽閟宫之頌誠知機搆之難承繼之甚不一也今若君之家者亦已寡矣而君又將有民社之寄焉夫世降不古者亦已久矣吏民之憸巧豪横之伺候利誘之蕩汨臧獲之貪黷驕慢小有不誠則祖宗為辱不亦甚可畏哉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能如翰林之於郢公則善矣雖然吾何以為君言哉位已高而意益下官已大而心益小禄已厚而慎不取此孫叔所以治楚也以是三者而行之以誠亦庶乎其善也敢

書以引

送族子時益赴南康主簿序

古者内自御史府諸監寺外及郡縣皆置主簿内掌印勾檢稽失外關録諸事省署文書今惟縣置之然得與令丞列坐聯署相可否關决事其職乃與令等令曰可主簿曰不可不可行也主簿曰可令曰不可不可行也凡獄訟期會署文書又必自主簿始以次至於丞若令主簿不可即尼不行令雖尊亦有所不得專者故令主簿

必惟其人族子時益性廉而平氣和而清好友行於家忠孝著於宗族鄉黨通經學古敏而能下嘗以國書教授臨江上下交稱其賢今又主簿南康吾知必得其職矣然子雖賢令非其人則不能以行令賢郡太守佐非其人亦將有所不行余聞新邑令則蔣君也余嘗與之友讀書習律和一平恕賢令也郡太守趙公余亦嘗接言論於朝好古博雅賢守也其佐幕則一君為元僚一君以憲掾起家廉直明慎賢佐也余知之最有年夫令賢

郡守佐又賢子雖有不及猶將容之况以子之賢乎余不獨為子之幸實為南康民之幸吾聞南康有八百毒龍不深潛遠逝則將化其德而從之矣古者主簿之職勾稽得其當猶有去為御史為卿監令僕者子其勗之

送李克俊赴長興州同知序

夫今之所謂善政者亦曰廉而已矣廉非為政之極而為政必自廉始惟廉則欲必寡欲寡必公公則不偏然天下皆知廉之為貴也而莫知為之何也禄薄而任重

内不足以給其妻子外不足以應其誅求孰能不為之動哉設有一人焉則自以為度越恒人且萬萬矣遂乃傲大府慢同列奴視胥吏而草芥其民及夫怨怒並興禍釁交作又自咎曰廉不可為如此人亦曰廉不可為如此於是改行易節售私騁欲波蕩而火燃廉恥之道無遺矣不敗不知夫如是政何由善民何由生哉故知貴廉而能保其名者恒求一二於千萬也吾獨於河東李君克俊之貳長興也躍然為之喜君之先人是為集賢

侍讀學士歷中外餘四十年天下號為能臣凡為政之道必講之有素君又饜飫於詩書沉酣於禮義其平易足以近民長與又為浙右上腴食公田之入足以自給也他日稱廉循者實於君有望焉夫廉者固君子之事也不可以多上人

送劉真叟赴廣東憲幕詩序

淮西有賢士曰劉君真叟初從諸生間有能詩聲至大初部使按行至郡其掾方端甫剛直廉正人也雅知人

聞君名即言部使者命有司貢焉將用為掾會有令君以南士罷僉事鄭公善明獨深惜其才不得用君方閉門讀書大肆於學將就試有司延祐七年春鄭公持節南海道遇故掾張信卿語劉君甚悉召與俱君歎曰士為知己用用不用命也吾不可以負鄭公乃杖策踰梅關下韶水不遠二千里往從之適余遇於章江之上諸士友為詩以豔其行復請余序所由來然余觀劉君以粹德實學長才修名政恐區區一掾不足以辱劉君而

鄭公能知人如此能下士如此劉君固不得辭是行也夫公卿下士可以觀其政矣君子見賢人出可以占其時矣故余不以劉君受知鄭公為喜而以鄭公能知人下士為喜不以劉君得一掾為喜而以賢人君子出應其時為喜劉君勉乎哉余望子於青雲之上復繫以詩曰新裁桂楫發龍舒南度梅關謁使車霜氣春隨五色筆虹光夜入滿船書天涵聖澤鯨波潞雨洗蠻荒瘴霧虛日晏從容蓮幕裏知君隨地有安居

宋史論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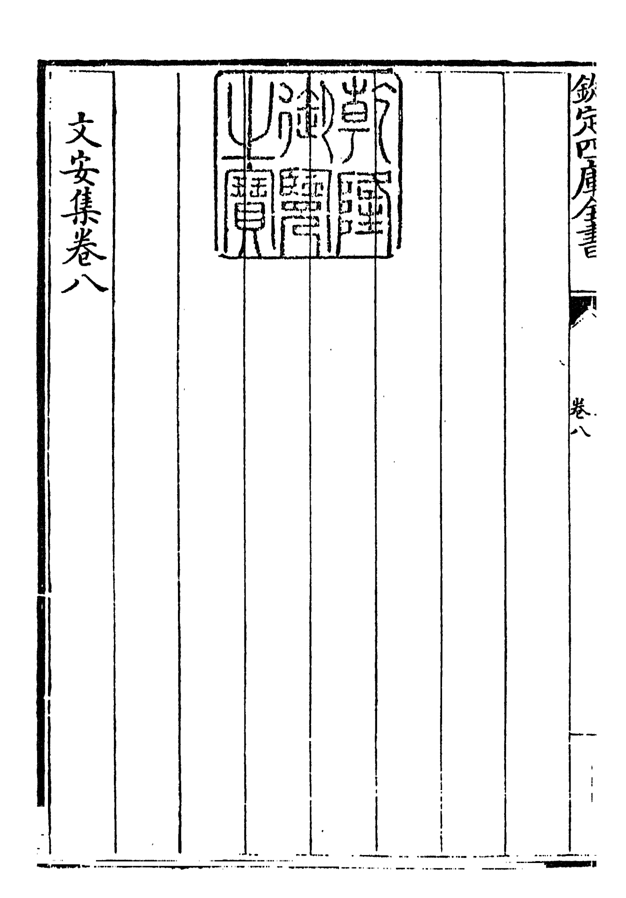
傳曰五帝異樂三王不相襲禮聖人非惡同而好異也勢不能也是故聖人執經以達道君子因時勢以立業經有定位權無常勢變化消息與時皆極知此則可以明古今之故而制當世之務矣集賢大學士樞密院使大梁王公歷觀先儒論前史之得失必責以五帝三王之事乃本司馬氏通鑑作歷代論史一本陳均宋編年備要作宋史論凡十數萬言不為甚高之論而求中行

之實不務辭藻之富而求理義之當執經達權得易隨時之義彰善黜惡有春秋責備之法所以求當於古人垂訓於將來也而於宋論尤加詳焉其稱太祖之得天下也無異前代而能建過唐之祚接繼堯之統者立國以仁設教以儒此有道之長也所深惜者太祖無妻敬之臣太宗有魯桓之行神宗首用王安石以啓宗室衰削之深根哲宗起章惇徽宗任蔡京以致播遷之極辱高宗為中興之主而李綱張浚廢滴宗澤憂死岳飛殺

黄潜善汪伯彦秦檜之徒彙征旅進更為腹心拒絶和之議棄恢復之幾甘宴安於窮陬忘祖宗之大恥孝宗既非剛明之主徒聲北伐之辭寧宗之疾委柄侂胄理宗之立歸德彌遠羣邪輻輳善類日消不顧唇齒之謀竊取復讎之美馴至度宗權歸似道欺君敗國卒至覆亡三黨之禍成於三變四凶之毒繼於五鬼反覆小人之情狀痛悼君子之極喪讀之千載之下猶當拊膺扼腕流涕而永歎也至論其家法規制人才文物則薄唐

而陋漢南北並國則帝宋而黜金以王欽若收濕穀鐲旱租放逋逭責呂惠卿却西夏丁謂經制施黔雖小人猶有所取趙普修私怨韓琦刺義勇司馬光改助役范純仁復青苗劉摯等議調停文彦博呂大防主回河寇準薦丁謂張浚抑李綱殺曲端引秦檜雖君子而猶有所憾若此之類不可殫陳皆矯然出於羣思衆見之中嶷然立於大公至正之表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嗚呼讀詩書而不知經權之道時勢之宜孔子曰雖多亦

奚以為夫國以賢興以諛衰君以忠安以忌危何自古人主之悟者恒鮮也以公文學行藝才識器度直內而方外憂國如憂家身事五朝位歷二府雄名碩望將五十年猶以餘忠遺智託之空言使天下後世之為人君為人臣者知所龜鑑而為宋成書者亦有所折衷焉雖然今天下之望於公者其止是哉敢書以為宋史論序



文安集卷八